

阿占

廉政風暴



五月風暴平息之後，香港所受到的衝擊，給社會各界帶來了深刻的反思，也令英國當局及港英政府作出深度的檢討，並開始調整其管治方式。

政府認為社會發生動盪是在於與民眾溝通不足，年輕人缺少活動項目，對於貧困的低層民眾缺乏福利救助措施等，於是決定採取懷柔政策，修改勞工法例，加強對勞工的保障，在各區設立民政司署，深入了解社會脈動，成立公益金等慈善組織，增加對青少年活動的輔助，贊助各項文娛康樂活動。一九六九年開始舉辦香港節，包含各種娛樂及文化藝術表演，藉以吸引年輕人加強他們對香港的向心力，七零年開始更在教育、醫療、廉政、房屋等各方面進行改革，冀望社會在和諧中穩定發展。

政府提出的廉政，是監於當時社會上各階層的貪污情況十分普遍，令貧窮的低層人士深受其害，警察包庇黃賭毒，消防員「有水放水有水散水」（收到錢才灌救），醫院索取紅包小費，小販擺攤要交保護費等等，各行各業，皆要「茶錢」，「黑錢」，「派鬼」，無不怨聲載道。對此，政府開始準備摘除這個為害社會的毒瘤，而貪污腐敗的情況在警隊中尤為嚴重，曾經暴力鎮壓五月風暴而晉升到總警司的葛柏，後來被查出貪污四百三十萬港元，這在當時是一筆天文數字，社會上一片嘩然，那時候幾萬元已經可以買樓！葛柏知道罪證確鑿無可抵賴，於一九七三年在調查期間潛逃返回英國，這下子更引起社會輿論極大反彈，全港民眾廣泛關注，民間並且發起「反貪污、捉葛柏」運動，事件搞得沸沸揚揚。

當時的港督是在一九七一年接任的麥理浩爵士，他立即委派專人就香港的貪污問題及葛柏潛逃事件作出深入的調查並作

出報告，最後決定成立廉政公署，並負責抓捕葛柏歸案。廉政公署成立於一九七四年二月，公署首長廉政專員直轄於港督，所有工作只向港督一人負責，公署的職員不隸屬政府公務員架構，因此在工作上可以完全自由行動，不受制肘。廉政公署成立後，同年四月在英國的寓所將葛柏抓獲，之後將他引渡回港審判，入獄服刑。

葛柏被引渡回港之時，全港市民為之興奮不已，輿論亦大肆報導，大家都相信，政府是動真格的，廉政公署確實是要對付貪污賄賂的！但是由警察的貪污積垢已久，而且是整體系統性的，因而抵觸非常大，個個自危，終致發生警隊大罷工的場面，政府與警隊的關係非常緊張，經過談判之後，最後港督答應既往不究，風波才告平息，從此廉政工作雷厲風行，全港連私營工商機構也不敢輕視廉署的威權，一旦犯案被調查證實的，莫不被告上法院，身陷囹圄。其實葛柏所貪的四百三十萬，比起後來被廉署通緝的「五億探長」呂樂，真是小巫見大巫，當時呂樂與顏雄、韓森、藍剛四人被稱為香港的四大探長，暗地裡包庇了所有的犯罪活動，收取龐大的金錢利益，就一個呂樂已被號稱五億，地下黑錢數額之大，可想而知。

呂樂在廉署成立之前知道勢不對，先行移民加拿大，逃避抓捕，後來移居台灣，終生作為寓公，不敢回港。由劉德華主演的《雷洛傳》，即是演出呂樂的事蹟。當時潛逃台灣的警察高官不少，其中有一名華人探長曾啟榮，便是影星曾志偉的父親。

由於雷霆萬鈞的反貪力度，廉正公署的成績令世界刮目相看，之後更獲得『國際透明組織』評為最廉潔的國家和地區之一，令香港的形象得到正面的提升，在世界各地發出光彩，成為名聞遐邇的東方之珠。

(回首歲月之二十三)

豆豆

問心



《問心》我曾一個人在探尋何處是慈濟的大門

經過那靜思的指點發現精舍就是芳鄰
我曾反反覆覆的在追問什麼慈濟的誘因
經過那靜思的查證一切善念來自善心……
如今的我也已然走進了 走進了慈濟的大門

我願意在靜思中勤學習 學習著問自己的心

第一次聽到《問心》這首歌，是2016年去台灣慈濟參加實業家生活營的時候，優美的旋律，讓我第一次聽它的時候，就能跟著唱起來，唱著唱著，心底的那根弦被輕輕的撥起，不禁淚流滿面。

第二次聽到這首歌的時候是兩年後，經歷了慈濟志工的見習與培訓課程之後，我可以成為慈濟人了，而我卻在得到正式通知的那一刻決定不去受證，我想繼續在慈濟參加培訓。2018年10月底的那一個週日的下午，那天慈濟師兄姐在給培訓志工做受證之前的叮嚀，我再一次聽到《問心》，依然淚流滿面，那一刻，我明白了我今後心的前進的方向。

人的一生有過很多的選擇：讀書、職業、成家……，不一樣選擇就有不一樣的結果，很多時候，人生的選擇常常是身不由己。確切地說，走進慈濟，是我第一次問心做出的決定。

那一年的年底，納卯的華人自發組織發給菲律賓原住民聖誕禮物，在分發禮物的時候，一個穿著原住民服飾的菲律賓原住民兄弟竟然問我們是不是慈濟人，他們告訴我慈濟把獨魯萬這個曾經政府想放棄的「死城」救「活」了回來。由於這個緣由，引起我的興趣想去瞭解慈濟，進而成為慈濟志工隊伍中的一員。

從那個時候起，我無論做什麼事情，

需要選擇的時候，我總會問自己的心，與自己對話，理清自己的思路，再作出自己的決定。

而《問心》這首歌的作詞者，是莊奴先生。他與喬羽，黃霑先生並稱「詞壇三傑」，他留下佳作三千餘首，六十載筆耕不輟，被稱為「與時間賽跑的老人」。

在莊奴先生的一生中，創作了無數膾炙人口的歌曲。《小城故事》、《甜蜜蜜》、《又見炊煙》、《踏浪》、《原鄉人》、《小村之戀》、《走過咖啡屋》、《冬天裏的一把火》等等，以前曾經流行過這樣一句話：有華人的地方就有鄧麗君的歌聲。而華語樂壇更是流行著這樣一句話：沒有莊奴就沒有鄧麗君。據說鄧麗君演唱的經典歌曲，有一半以上出自莊奴先生之筆。

1993年，莊奴先生受邀為「慈濟三十年」創作《心願》，開始了以音樂弘揚佛法，以佛法來淨化人心的人間菩薩道。為慈濟創作了《心願》、《問心》、《想師豆》、《感恩》、《度化人間》、《小菩薩》、《擁抱蒼生》、《柔和忍辱衣》等70多首慈濟歌曲，《想師豆》這首歌更是成為每年全球慈濟委員慈誠回台灣受證時的單曲循環背景歌曲，這首歌的創作時間足足歷經兩年的時間。

他說他是「跟時間賽跑的人，圓慈悲為懷的心」，慈濟以出世的精神從事入世的志業，他則將佛法的深度及內涵，用平實的語言、感情與美善呈現給世人。儘管自認一生從未從有宗教信仰，2008年，莊奴先生皈依證嚴上人，並於2010年受證成為慈誠委員，法號「濟樂」。

2016年，莊奴先生以95歲高齡辭世，今年是他的誕辰100週年。

《問心》一曲，是莊奴先生「從佛法中尋根，在慈濟裏探路」的心路歷程，也是許多人共同的心路；曾經浮沉人世間，遍尋諸道門，覓覓佛住地，終於在慈濟找到心靈依止處。

(06/18/2021)

陳扶助

獨獅苦鬥群狼



職業外交官陸征祥慨歎：
國際無公義，弱國無外交！
道破今日真實的政治環境。
無論西方領袖，講得怎樣冠冕堂皇，
沿用的仍然是黑幫的策略，
行使的仍然是黑幫的手段。
他們養養大批打手死士，
掌握了兇猛的殺人武器，
四處脅迫良民交納稅，收保護費。
二戰後，美國成為地球村最強勢的幫主，
在北美、西歐、東亞、南亞、大洋洲，
建立了許多衛星組織，跟班處從過天下。
當時和它爭奪地盤的蘇聯，
同樣擁有華沙公約國數十個小兄弟，
與美英為核心的北大西洋公約國分庭抗禮。
新中國堅持走獨立自主，不結盟的路線，
數十年來，風雨淒迷，歷盡坎坷驚險！
在珍寶島自衛反擊戰役中，
蘇聯曾威脅對華實施核打擊。
在抗美援朝戰役中，
五角大樓據說也多次考慮使用核武器。
都因為中國塊頭太大，又有打不死的精神，
怕鯨吞不下，消化不掉，
制止了美蘇兩大陣營的野心。
中小型國家，夾縫中生存不易，
英德日澳投靠西方，做了地區幫主，
扮演了鷹犬的角色，倒也國泰民安。
我們不計犧牲，對新疆西藏等邊陲，
投放了大量資金和人力，
高速發展交通和生產事業，
讓這些少數民族過上現代化繁榮的好日子。
但七國集團和歐盟領袖，
卻無中生有，羅織罪名提出了種族滅絕的指控！
在黑道當權的國際，那裡有公義的聲音？
面對群狼的圍攻，獨獅的處境令人憂心忡忡呀！
2021年6月17日寫於澳洲

方華

江南好



「杏花春雨江南，駿馬秋風塞北。」如果把北方比作一位彪健的漢子，那麼江南就是一位婉約的女子。
俗話說，女兒是水做的骨肉。

江南之美，首先在於水。水，是江南的一大特色。你看，那一條條河流蜿蜒飄逸，宛如女子身上纏繞飄舞的裙裾，勾勒出江南窈窕的身姿；那一面面亮麗如鏡的湖塘，彷彿女子腰際懸掛的玉珮，妝點出江南溫雅的風情。

去江南，最好是坐船去。這樣，你才能深入地領略江南水鄉的韻味。漿櫓欸乃，水波蕩漾，一葉小舟會載你到想要去的地方。

江南水鄉是原始和古樸的。當我們從擁擠的現代生活裡逃離出來，江南彷彿一位清雅極致的女子，在水一方為我們守候千年，讓一顆顆滄桑之心時空穿越。

你可以在一所深宅大院的門前泊船，聽一聽富甲一方的傳奇，或是與鴻儒交談，洗滌蒙塵的心智。

你也可以在一戶柴扉輕掩的農家小舍停舟，看紅杏出牆，或是與粗布農樵話桑麻，敘述農曆裡的鄉事。

輕搖的漿櫓也會將你泊在一家紅燈高掛的酒樓前，那金字招牌上斑駁的油漆，有一種歲月的魅力，它吸引著你抬步跨上青石的門階。

八仙桌，太師椅，白瓷杯，藍花盞。一落座，雖西裝革履，心中也有長衫的飄

逸。紅酥手，黃籬酒。即使是一杯愁緒，也飲成俠客驪人的萬古情幽。

當然，你也可以夜泊客船，看江楓漁火，聽夜半鐘聲，枕著唐詩宋詞的意境入眠。

「江南好，風景舊曾諳。」面對白牆黛瓦，遠眺青山綠水，你會有一種宿世的感覺。那桃紅柳綠掩映下的瓦捨，彷彿留過我們童年的履痕；那小橋流水連接著的門扉，彷彿就是曾經生活的家園。

「人人盡說江南好，遊人只合江南老。」在那戲平塘、鶯鳴嫩柳的河岸，在那籬蔓纏繞、丁香飄蕩的幽深小巷，在那一抹夕陽染紅的馬頭牆下，在那吳儂軟語的俚歌聲裡……

即便明知是一介匆匆的過客，也有多少善感的心懷直把它鄉作故鄉。

江南佳麗之地，自然也是溫柔富貴之鄉。秦淮河的夜色，西湖的歌舞，揚州城的瓊花，姑蘇的園林……

堆金砌玉之地，不僅讓一個個風流才子失魂顛倒，也讓一個個聲色的王朝迷失傾倒。

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歲月變遷，時間流轉，那些古老的記憶在翹首的簷脊上穿越。

依然是小橋流水人家，依然是亭台樓閣廟宇，依然是桃李笑春風，依然是月上柳梢頭。歷史像一江春水，沿著血脈一般的河道，浸潤著江南。

歲月如一團水墨，在江南這張宣紙上渲染、漫延……

林鴻東

話說閩南人（上）



儘管內部分化成諸多的亞文化，閩南文化在整體上依然可以說是一種個性鮮明、影響巨大、起因多元、內涵豐富、流播深遠的地域文化類型。由於其與台灣所調本省人的福佬文化有著極為密切的親緣關係，所以一直都是地域文化研究中的熱點。那麼，作為閩南文化的傳承者，閩南人的身上又有什麼樣的特質？

我想，要認識閩南人，首先要擺脫中原中心論的干擾，這種中原中心論的干擾自古而今，已經根深蒂固，主要體現在強調閩南人是純粹的衣冠南遷或披甲南征的中原人後裔，閩南文化是純粹的漢族文化。這種陳腔老調反覆說，彷彿說一萬遍就會成為真理。顯然，不排除這個干擾，很難真正讀懂閩南人。這種說法，嚴重忽略了漢人來到閩南地區時，閩南已經有眾多原住民的事實。

即使閩南人的父系可能確實有較多來自北方的血緣成份，即使閩南文化的核心要素當中確實保留了較多中原文化的成分，如語言、民居、宗教信仰等。作為一種地域文化，閩南文化和中原文化還是明顯具有質的不同，甚至在某些方面，還有思維上的對立關係。

大家知道，台灣的文化土壤主要有四層，最表層的是近現代的西方文化，中層是儒家文化（包括變異的儒家文化——日本文化），底層是福佬文化（百越文化與中原文化結合而成的閩南文化，也有人稱為河佬文化、河洛文化、鶴佬文化），深層是百越文化（原住民文化）。由於百越文化已經式微，所以對台灣社會比較有影響的主要是前三種文化。其中，浮在台灣文化表層的近代西方文化數百年來一直都是全球最富有活力的文化形態，其對台灣的影響，始於葡萄牙人對台灣的發現，主要體現在政治體制和物質生活上。

我個人認為，真正在台灣人內心起到精神支柱作用的，很可能不是前述浮在表面的西方文化，而是固著在台灣精英人士思維深處的「仁義禮智信」的儒家文化與「愛拼才會贏」的福佬文化，或者說，在西方民選的政治體制下，台灣社會真正對決的是其實是儒家文化與福佬文化，這是一種典型的「文明的衝突」。作為大陸漢民族精神文化核心的儒家文化，在台灣的政治生活中算是姍姍來遲，一直到鄭成功收復台灣後，才大舉介入這座孤懸海外的寶島；清廷征服鄭氏政權後，才全面進入台灣社會；日據期間有所中斷。抗戰成功後，以中國國民黨收復台灣為標誌，大陸的儒家文化再次統治台灣，並一度與西式的自由主義發生了衝突，如雷震的人獄，《自由中國》的被封。極為推崇王陽明學說的蔣介石顯然無法容忍自由主義這種產自非儒教社會的思想在自己眼皮底下發榮滋長。前面我已經講過，閩南文化的核心要素中保留了較多中原文化成分，與儒家文化具有同源的一面。而之所以會出現與儒家文化不協調的地方，恰恰正是閩南人生活習性中的海洋文化成分。

近現代西方文化中的民主制度引進台灣前，台灣的儒教文化與閩南本土文化的交鋒是以鎮壓和起義的方式交替進行的。這

種交鋒已經在台灣上演了幾百年。大陸的王道統治勢力與台灣閩南本土勢力之間一直在台灣地區此長彼消，此起彼伏，至今未休，其結果是，許多閩南人漸漸被吸納入了儒教圈，而一些久居台灣的外省後裔卻因種種原因沉淪至本土草根世界，以至於如今的台灣政客還是涇渭分明地分為兩極，要麼是儒家，要麼是本土，其政治代表分別為國民黨和民進黨，當然國民黨裡也會有少量真正的自由主義者，民進黨創黨初期也有一些義薄雲天的黨外人士。

可大家可以觀察到，國民黨內真正的自由主義者和民進黨創黨初期的「黨外人士」，這些理想主義者，都是弱勢，前者因其落落難合而舉步維艱，後者則動輒被台灣本土的勢力所取代，陸續退場。這是為什麼呢？無它，民眾文化基礎所致。

即使是在民主選舉制度已較為完備的今日台灣，至今亦不能領悟，政治體制是要有思想文化基礎的，是要有一個漫長的啟蒙過程的，否則只能是西裝套在泥腿上的。當然制度的實踐也可以算是一種啟蒙，只是這種啟蒙，大多是表象的形式的機械的啟蒙，不是心靈深處的深耕與體悟。而台灣社會的福佬文化與大陸的閩南文化，雖兩岸分峙，隔海相望，卻存在著驚人的相似性。